

郭潜力 著



城市狩猎

作家出版社

郭潜力 著



城市狩猎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狩猎/郭潜力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9. 3

ISBN 7-5063-1694-3

I. 城…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694 号

城市狩猎

作者: 郭潜力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25 千

印张: 13.5

插页: 2

印数: 001-10000

版次: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94-3/I·1682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当杨莹在日本大阪的国立医院悄然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其夫陈小民正躺在中国南方 C 市经济特区的一张水袋床上做噩梦。梦中妻子鲜血淋淋地来到床前，眼里充满了哀怨与恐惧。他几次伸出手去可毫无感觉。正在惊异之际，妻子脚下突然蛇状地展开了一条裂缝，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长鸣，那双绝望的大眼和生命图腾的双手，瞬间化作了一股地气。他吓醒了，一身冷汗地呆坐在床上半天回不过神来。此时正是凌晨三点，夜阑人静的时候。

床头柜上放着妻子从日本寄来的明信片，说她忙里偷闲地去了趟“地主神社”，那是良缘祈愿的地方。可另起一段后她又告诉他，她还去过“恶缘”之地，那是请求离婚的庙宇。他生气把明信片揉成了一团，漫无目标地瞄了一圈后，当成篮球投在了空调器上。

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与妻子已偷偷摸摸地分居了半年有余。妻子有如此矛盾的心态，他并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日本怎么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

日立牌空调器发出拖拉机般的震荡声。南国的夏夜没有冷气

简直无法入眠，何况这套高档住房被装修得像个密不透气的温室。

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多钟。空调器震了他一夜，迷迷糊糊跟没睡一样，反而弄得烦躁无比。特别是半夜上厕所时，竟又看见杨莹的身影在房门那一闪而出，惊得他疑神疑鬼头皮发麻。对着镜子一照，头发笔直地竖着，再也不肯倒下来，像张飞的爹胡子。他无精打采地拉开一人多高的冰箱翻了翻，什么也没翻着，便用毛巾胡乱擦了把脸，穿着拖鞋下楼去吃豆浆油条。

豆浆店里一个拿着报纸杂志的人在挨桌推销，还冷不丁问要不要地下刊物，身后跟着一位妇女，提着一双拖鞋专盯顾客的下身，见了穿皮鞋的就恨不得搂进怀里，卓别林式地猛擦一气。陈小民看着那些咧着大嘴的食客，油条吃了一半就开溜回家了。这空调今天无论如何得修好，不然弄不好还会把 120 急救车给招来，明天没准又会成为哪家医院通讯员笔下一个“找死的人”。这年头端着豆子找锅炒的人多着呢。

上楼的时候，他看见妻子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正站在家门口前鬼鬼祟祟，便叉着腰注视起来。

主任勾着五十多岁的身子，阴暗的恨不得要把铁门扒出个狗洞来。几番尝试后，他泄气地转过身来，于是就看见了自下而上瞪着大眼的陈小民。他尴尬地笑了。

陈小民对他刚才的举止十分反感，堵嘴道：“我老婆不是去日本了吗？”

“是，是，”主任显得很局促，“组织上决定让你也去一趟。”

“莫名其妙。”陈小民嘟哝了一句，把掏出的钥匙又挂回到裤腰带上。他不打算让主任进屋去坐坐，特区领导家里都不欢迎本单位的人来串门，高档的装潢和一应俱全的现代化电器，让人摸

了底去总不是什么好事儿，何况这套房子是妻子来历不明的东西。公家分的那套长期闲置着，妻子不想和本单位的人住在一个院里，出出进进家里守不住一点秘密。所以那套公房两人只是偶尔住住，还多半是为了接待需要掩人耳目。

问题是这套并未外传的私人住宅，办公室主任怎么会知道？在陈小民的记忆里，这个据点两人一向保密得很好，几乎没有外人踏足过。

主任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进不进门上，他频率极快地眨巴着小眼睛，似有千言万语憋在了嗓子眼上。“陈总，”他语气沉重地说，“有件事得告诉你。”

陈小民左手放在楼梯的扶手上，眼睛望向了别处。他很不习惯人家叫他“陈总”，尽管他曾在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司里名副其实过几天，妻子却总爱在本单位的人面前吹嘘自己是一家合资企业的总经理，以致于她们单位的人见了他就“陈总，陈总”地叫，煞有其事似的。他起先很不好意思，心里常发虚，可被人家毕恭毕敬地叫久了也就叫出了点大企业总经理的感觉，有时就昂首挺胸地与人家点头、握手、笑逐言开，甚至还对身份明显低于妻子的人品头论足一番。

据他推测，妻子之所以要强行给他封个总经理称号，除了虚荣心外，掩人耳目也是有的。妻子是C市特区一家国有银行的副行长，人又年轻漂亮，因而名声显赫，自然成了急于发财人的瞩目之地。妻子为人谨慎，总是走一步想两步，把问题想得十分超前。考虑到自身的地位，她必须有个当总经理的丈夫来承担一切对她不利的指控。比如眼下这套豪华居室，还有他使用的一辆雪白耀眼的丰田跑车等等。尽管这都是她弄来的，可对外她统统把它们归入总经理丈夫的名下。问题是陈小民不大乐意，虽然他住得比较开心用得也很顺手，比其他阔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

还是很想明明白白做个人。为这事两人没少闹过别扭，妻子总是这样说：有你用的就行了，问那么多干什么。碍于妻子各方面都高出自己一筹，他最终还是把日子不明不白地过下来了。

这样想着他对妻子的不满又泛上了心头。他瞥了瞥两眼发直的主任，不耐烦地在扶梯上拍了一下，“说吧，什么事？”

主任深沉了一会儿，像大便干燥一样吭哧吭哧就是不把话说出来。陈小民看得吃紧，便放松自己懒得再去追问。对妻子银行里的事，他一向不大关心，总有一种与己无关的感觉。爱屋及乌，是不是自己对她爱得还不够呢。

“杨行长出事了！”主任终于憋破了嗓子。

陈小民眼皮跳动了一下，再次睁大眼睛注视着他。

“是翻车事故。”主任低下头去，显得痛心疾首。

“伤得很重吗？”

“不，”主任快速地眨着眼睛，“她死了，昨晚在医院里抢救了六个多小时。”

陈小民一阵耳鸣，脑子里充斥着杨莹“死了！死了！”的回响。有那么一瞬间，他还以为是昨晚梦境的延续。难道杨莹的灵魂果真漂洋过海跋山涉水地来到过他的面前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呵？他的手紧紧抓住了扶梯。

外人看来他已是刺激过度近于痴呆了。

主任急速地下了五节楼梯，把手插进他的腋下，可很快就被他拨开了。主任怔在一旁，没有看见那种失声恸哭的感人场面，也没有看见六神无主只会哆嗦着走不动路的傻相。于是就皱了眉，既然如此，关我屁事呀。原先酝酿的那点眼泪没能盈眶，再说话时就顺当多了。

“组织上让你尽快赶去料理后事。”他公事公办地说。

陈小民正手把扶梯一步一步往楼上走，随即就停了下来。沉

默了一阵后，他回过头来面无表情地说：“不，我不去了。”

“为，为什么？”主任惊愕地拉长了脸。

陈小民抽搭了一下鼻子：“她也算是为工作而死，她更需要的是你们组织。组织能给她料理一切，也能给她一个重于泰山的评价。这比我去日本对她更有实际意义得多。”

主任眼睛滴溜乱转，直到陈小民仰头叹息了一声，进了房间把门哐地一关，他才百思不解地离去。

实际上陈小民进了房间后，身子就无力地靠在了房门上，泪水唰唰地流了出来。室内的一切都化作了妻子的情影，喜怒哀乐之中透着对生命的追问和结局的无奈……

他心里顿时空空荡荡。

2

兰保尔那天正坐在大班台前发呆，企业前景之黯淡令他六神无主如丧考妣。作为特区一名曾经风云一时的青年企业家、大老板，兰保尔的房地产项目从 C 市沿热点和即将成为热点的地区直达首都，由南至北深圳北海成都浦东青岛北京都留下了他隆重的典礼和动工仪式，有些项目还被当地政府列入本年度重大外引内联的突破。真可谓走到哪里，阳光就照到哪里。那时候与政要合影杯酒交欢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身价日益看涨。可如今这些风光一时的项目不仅未能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却像一颗颗要人性命的定时炸弹，从北到南贴着后脚跟原路炸了回来，眼见 C 市的大本营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兰保尔除了感叹大势已去就是顾影自怜悲悲戚戚了。

女秘书张秋探进头来说：“兰总，有人找您，说是跟您约好

的。”兰保尔抬起头来半张着嘴巴，眼里一片散光。张秋以为他已同意，便领着一个三十来岁西装革履的男人进了屋，礼貌地请客人在大班台对面坐下，倒上一杯热茶后微笑离去。

先还有些故作轻松的客人见张秋两条白腿闪出之后，兰保尔两眼仍然发直面无血色且毫无问话的打算，便真的紧张起来。他皱拢眉头，疑惑地注视着。

过了好一会儿，兰保尔才吐出一口气回过神来的样子。

客人小心地问：“兰总，您没事吧？”

“事？什么事？我有事吗？”兰保尔发亮了眼睛。见客人卑恭地微笑，便拿腔拿调地问：“你是谁？我认识你吗？”

客人赶忙起身，从随身携带的假冒名牌的手提包里拿出几样花花绿绿的本子双手呈放在他面前。

兰保尔拿眼扫了一下，随口说名牌大学嘛，还硕士——你什么意思？求职去找人事部。

客人见大班台上一个硕大的水晶烟缸中插满了长短不一的烟蒂，像怪石嶙峋的险峰一般，便翘起屁股掏出一根香烟要敬给他，他没接，用手指了指桌上的禁烟标志。客人尴尬地把烟插回了烟盒，很拘谨地说：“我想，还是面见一下总经理为好。”

“不行，”兰保尔摇头，语气坚决地，“我这正准备百万大裁军呢。”

“这我看出来了，刚才上楼时已经领教了，一片狼藉。”客人变得镇定起来，“正因为如此我才来找您。”

兰保尔脸上仍挂着不屑之色，但眸子里闪出了一丝好奇。“口气不小，你有什么本事？仅仅靠一张硕士文凭吗？告诉你，我这有高等学历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当然不，跟您手下的人一样，学历只能算是个敲门砖。”

“那进了门呢?”

客人微笑道:“这要看您怎么用我。”

兰保尔自己倒点上香烟大口抽了起来:“你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有资金,有人有市场,有人有需求。你有什么?你可别跟我说你有地皮,我这有的是地皮。”

客人严肃起来:“您的问题也许就出在这里,坦率地说,您太看重投机,缺少一点战略眼光,我的意思是您缺少一些实体,缺少一个在这快速填空的特区里可以持续发展的品牌。”

兰保尔拿眼乜他,“我可没让你来给我总结经验教训,扯淡的话别说。谈谈你的绝招吧,五分钟。”他抬腕看表的时候,烟星子掉在了裤子上,急得跳起来一阵拍打。

客人待他重新坐定,便将座椅朝前挪了挪:“您看,C市有这么多高楼大厦,有那么多玻璃幕墙,还有无数的宾馆酒家,它们多需要有人去清洁去养护。据我所知,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的专业公司,您完全有条件成为它们在C市或国内的总代理。需要的话您还可以成立一支二十四小时上门服务的队伍,用不着裁员了,关键是它投资还不大。”

“打住、打住,闹了半天这就是你的绝招?让我搞清洁公司?”兰保尔把抽了一半的香烟见缝插针地塞进烟蒂山里,随即喷出一股鄙夷之气。“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民工头?个体户?小业主?你来这之前也不打听打听,我这是跺一下脚特区都要抖三抖的股份公司!”

客人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仍顽强地把自己写的可行性报告拿出来递到他面前,“我当然知道您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大老板,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您应该在这方面干点什么,也算调整产业结构嘛。何况市场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服务。”

兰保尔不仅没伸手去接他的可行性报告,还截住了他的话,

“行啦，如果你就这么能耐，可以走了。”

客人窘迫地呆立了一会儿，忍气吞声说道：“您可以先看……”兰保尔厌恶地把脸偏到一边去了。客人无奈，只好慢腾腾把资料和各类证书装回到自己的劣质手提包里，脸上充满了失望。正要告辞时，张秋敲门进来，神情紧张地说：“兰总，有几位辞职的员工联合起来要求退押金，您看怎么办？”

兰保尔大手一挥，厉声道：“告诉他们，要钱没有，要滚快滚！”

话音未落那几位员工就从张秋身后挤了出来，齐声嚷着：“为什么不退我们押金？”

兰保尔跳起来舞动双手咆哮道：“老子给你们的内部股票呢？全卖了是不是？卖了大价钱是不是？噢，现在想落井下石啦！拍拍胸口老子有没有亏待过你们！”

其中一人顶撞说：“还亏我们早卖了，不然全成了废纸。”

另一位接口道：“卖股票是卖股票，押金是押金，两码事嘛。”

兰保尔冷笑，“一码事！这是一个对企业忠不忠的问题。我想把企业办成你们的家，你们却他妈早就心存二意，怪老子瞎了眼。告诉你们，谁有股票我退谁押金。”说罢，他表情怪异地嘲弄道：“你们还可以把股票再买回来嘛。”

几位员工面面相觑，然后朝兰保尔吼道：“流氓，无赖！去劳动局告你！”

兰保尔两手一摊：“请便。不过我得提醒你们，我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们白费力气，弄不好还把你们当非法打工的给遣送喽。”

几位一听就急得挽袖子。张秋挺身而出把他们拦住，央求道：“大家先别急呀，兰总最近心烦，他平时对大家不薄呀，效

益好的时候带大家听歌跳舞聚餐度假，现在公司有困难了咱们也该体谅体谅他呀！”

“张秋你闭嘴！”兰保尔吼了一句，“这帮没良心的家伙，少跟他们费话！”

一位膀大腰圆的员工拨开了张秋，红着眼睛向前一步道：“你必须还我们押金！”

兰保尔拍了一下桌子想针锋相对地迎上去。身边那位求职的客人见状赶紧把他拽住，他挣扎了一下没有甩开。“想动武？”他嘴巴依旧不老实地叫着：“还反了你们不成，我让你们都回不了老家信不信！”

对方火药味更浓了，剑拔弩张地一步步逼了过来。张秋插在之间急得把身体摆成了一个“大”字。最后见情况危急，便将整个身子扑在了兰保尔身上。

恰在这时，门外涌进来一帮保安，连推带搡地把几位闹事者弄了出去，辱骂声仍不绝于耳。张秋夸张地吐了口气，还用小手拍了两下胸脯。见兰保尔的客人仍旧站在一边便收敛了自己的做作，端正表情后拿起桌上那只难看无比的烟灰缸轻轻带上房门出去了。临了还意味深长地看了客人一眼。

兰保尔这才发现自己竟比客人矮了一大截，这有损他的威严。他赶紧回到自己的真皮椅上坐下，冷冷地对客人说：“你还不打算走吗？”客人笑了笑并没有灰溜溜地离去，反而提着他那支假冒名牌的手提包在他面前来回走了一圈。

“你要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求生存的人，你就应该接受我的提议。”

客人出奇的镇静，说话时两眼与他对视着，刚才那副委琐与可怜相荡然无存。兰保尔很不喜欢这种变化，更不习惯这种平起平坐的眼神，他皱了皱眉头，不由问了一句：“你凭什么这么自

信？就因为你看见了刚才的那一幕？”

“也许吧。”客人坦诚道：“可我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应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兰保尔冷笑一声。“我当然要重新开始，可你那一套——”他撇了撇嘴巴，“清洁公司，听起来就像是给自己掘坟墓。”

客人双手按在大班台上，俯下身来看着他，“你这是尘埃还没有落定，就像我们的泡沫经济一样。咱们现在该正视正视眼前的现实，脚踏实地一些。”

兰保尔与他对视了几秒钟，虽说有点丧气，但脸上仍挂着傲慢的老板模样。“我即便要搞这类破公司，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合作？凭我的实力——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那当然，”客人在他对面重新坐下，“可你凡事未必都能事必躬亲，我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有此类想法的全部资料，市场调研，进货渠道，还有未来发展的设想……”

兰保尔鼻腔里哼了一声，“可你没钱。”

客人噙了话头，有些窘迫地说：“那倒是，所以我才来找你的嘛。当然，如果需要，我可以倾尽所有占点股份，也权当是给你的押金。”

兰保尔脸上抽搐了一下，低头沉思起来，一支签字笔夹在手指上拨浪鼓似的摆动着。“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呢？能办这类公司的，满大街都是。”他又斜起了眼睛。

“你刚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需要你这块牌子。现在不是有无形资产一说吗？你的牌子代表过辉煌。”

兰保尔终于放缓了表情有了点笑意。他抽出一根香烟抛在客人面前。张秋推门进来把洗净的烟灰缸放在大班台上，问他上午还去不去工地？他摆手说不去了不去了，你给客人加点水来。张秋冲客人微微一笑，身上那股漂亮女人特有的气息令客人屏住呼

吸禁不住想多看两眼，但碍于兰保尔的注视，他的眼睛只能盯在茶杯上那只纤纤玉手。

张秋出去之后，兰保尔问客人对满大街空置的大楼和烂尾的工程怎么看？客人点上香烟深深吸了一口，“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理解了，”他显得深思熟虑，“经验教训这不假，可这毕竟是中国人在干从没干过的事情。其实我挺佩服那些冒险的人，真的，不管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至少都实现了一次自己人生的狂想。个人就能使一幢大楼盖起来，甚至还拥有它，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这种体验和尝试，有创世纪的意义。”

兰保尔默默盯了他一会儿，说：“你挺有点思想，现在难得还有人这样看问题。”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很不容易做出了一个令他甚感重负的决定似的，拿手在桌上一拍，“好，就冲这个我接受你的建议，我希望你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

客人忽闪了几下眼睛，舒心地笑了。这位客人就是陈小民。这是他来C市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在此之前他已经闯了十几家看上去都十分气派的公司，结果都是一鼻子灰，不是焦头烂额无暇它顾的就是端着架子死活下不来的。兰保尔最终能为他所动，是他颇费心机和口舌的结果。对此女秘书张秋也有她的看法，那是两年以后才说出来的。当时，陈小民身着一套做工粗糙质地一般的西服，手拿假冒名牌的手提包神态犹豫地闯进公司时，她一眼就洞穿了他，尽管他口口声声说是与兰总约好而来可鬼才相信。也许他身材高大气宇不凡，她竟然没有挡他的驾。用张秋的话来说，当时公司乱哄哄的，人心涣散前途渺茫。第一眼看见他，就感觉他似乎能给这个公司带来点什么，所以鬼使神差地把他引进了兰保尔的办公室。陈小民笑，说终归还是自己魅力所致！张秋小嘴一撇，说臭美。兰保尔送他出门时也的确这样说过：要在半年前你见都别想见我一面，我现在是虎落平阳。也正

因为如此他才接受了自己从终点回到起点从头再来的建议。对此张秋也有说法：兰保尔对陈小民要办一个清洁公司完全持把玩的态度，反正他那时已无事可做。不过她始终没有把这点说出来。所以陈小民一直以为是自己的学历和胆识打动了兰保尔，甚至还萌发出挽狂澜于即倒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得意。张秋冷眼向洋看天下的表情便常常浮现在那张笑靥如花的脸上。

张秋很年轻，要说是兰保尔摆放的花瓶也不过分。她的长相在东方人中显得与众不同，可要说有点混血儿基因，查她祖宗八辈子也沾不上边。当然此乃正史，要说野史就颇有嚼头。作为一个世代居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居民，让当年的八国联军的某一位大鼻子揩了些油去也不是不可能，不然作为后代的张秋何以会有如此长相：鼻梁希腊似的挺括，鼻头还微微上翘，眼窝深陷，眸子里时不时泛点蓝光。就她身高而言，在现今营养条件下，北方女孩长到一米七以上并不少见，但她上下半身黄金分割，下半身似乎还略长一点，这就很少见了。所以张秋举手投足都很为自己的相貌和身段而自豪。其实，陈小民对她粗拉拉还有些沙哑的嗓音也很感兴趣。搁在过去这种嗓音兴许就叫破锣，可如今不同了，这种破锣嗓子是“磁性”的代名词，蕴含的是性感。就像过去一度被认为冒傻气的厚嘴唇大嘴巴，今天已是美的化身，叫人爱死了。樱桃小口简直不忍卒视。

兰保尔高薪留住张秋，并好吃好住地优待，想必也是看中了这点。他今年已四十挂零，孑身一人在特区当老板，没到处沾花惹草已属出类拔萃。据说张秋的男朋友在内地当公安，最近也要调来C市工作。兰保尔一想到张秋这层关系，就觉得有中国警察给他当了保镖。有一阵子他的股份公司里云集了不少强力部门的七大姑八大姨，从工商税务海关，到公检法市委市政府等等，

一概来者不拒，权当是后盾，白养着。这是中国企业家搞经济工作的一大特色。大家都这么干，而且作用奇效，所以他自然不能例外。兰保尔曾多次向张秋拍胸脯，愿为她男朋友的工作安排放血。张秋总是蓝光一闪皓齿一亮，兰保尔顿时又恨死了那个没见过面的警察蛋子。想自己天天面对一个大美人坯子却又不敢过分造次，心里就很悲哀。

张秋男朋友来到 C 市那天，陈小民已上了一个星期的班。由于成立新公司需要时日，而且兰保尔似乎并不积极，所以他除了等待无事可做。股份公司给了他这层楼里拐角处一个紧靠洗手间的地方做办公室，大约不足十个平方，显然是打扫厕所堆放工具的杂物间。他没有计较，办公桌一摆，背靠几根硕大的上下水管道，埋头构思起经营方案来。嗡嗡隆隆的水流声，在他听来宛如山间潺潺流动的小溪或黄果树雄伟的瀑布一样美妙动听。他还亲自动手买了一桶油漆，把几根顶天立地锈迹斑斑的水管刷得跟墙壁一样洁白。

这期间常有一些员工冷不丁推开他的房门打量他，似乎很想知道在大家都纷纷炒公司鱿鱼的时候，哪来这么一个还是硕士的傻瓜肯自投罗网。等陈小民抬起头来对方就觉得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有背景的神秘人物，客气点的说声对不起，走错门了，不客气的冷眼一瞥侧身进了旁边的洗手间。多几个这样的回合，陈小民就很不自在了，令他渐渐不满的是，大都已人去楼空的写字间，为什么就不能给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房间呢？人一旦有了思想问题，办公就少了情绪，身体也容易疲劳。陈小民一疲劳就想往张秋那跑。这些天眼见着只有财务室的几个人还在那办公，守着两个东游西荡的保安，其它就像当年蒋介石撤退后的南京总统府一样了，动静稍大点能崩出山谷里的那种回声。陈小民觉得挺凄凉，但也感到蛮有意思的。

兰保尔整天躲在带卧房的办公室里，一日三餐都是张秋给他送进去，除此之外张秋就基本无事可干了，一个人呆在外间学习王码技法，练习五笔字形，枯燥的老打哈欠。所以陈小民一来，两人就聊得很投机，有时声音大了兰保尔就在里面咳嗽。高兴的话张秋也会跑到陈小民这边来接着聊，对着几根大水管无拘无束地哈哈大笑。这种情形没过几天兰保尔就开始关注陈小民新公司注册登记的事了。他表示不希望清洁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股份公司内部，这有损他的形象，他建议陈小民还是到外面去租间房子。陈小民也愿意这样，天高皇帝远，自己可以甩开膀子干。但他仍然表示放着这么多空房子不用，花钱去外面租房很不划算。见兰保尔主意已定，他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

陈小民惟一一次见到张秋的男朋友是在搬出股份公司的时候。那天年轻警察上午报到下午就跑到公司里来看张秋。陈小民一头大汗地与他握了手，对他印象不错。因为他也人高马大与自己很相似，而且小伙子还挽起袖子要帮他干点什么，以实际行动来说明“有困难找警察”。张秋脱下了以往端庄雅致的工作服，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发了情的花蝴蝶。兰保尔故作牙痛的咧着嘴，换上一身的休闲装，一边捂腮帮子一边与小警察热烈握手。那情景十分融洽。

陈小民离开大楼时，清新亮丽的天空突然雷声阵阵乌云翻滚。他当时就觉得有种不祥之兆。

兰保尔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沓钞票，在一家专营蛇味的餐馆里款待了C市新警察。年轻警察第一次吃蛇，模样倒像是蛇要吃他。笼子里那些呼呼吐信子的蟒蛇、眼镜蛇直让他周身发冷头皮发麻。望着面前清炖、椒盐、红烧、油炒、干煸的各式蛇肉，他的筷子犹豫不决。张秋将一块凉拌蛇皮放进他嘴里，然后温情